

故事连载

人生驿站

与海博弈争土地(下)

郊野漕泾故事多(二)

□ 吴辉云

清雍正十三年(1735),朱轼设计的“鱼鳞石塘”全线竣工,全长7128.36丈,高1丈2尺,入土3尺,底宽1丈,面宽5尺,并加筑土包塘,使之成为底宽9丈,面宽5丈的“土石包塘”,又称“石骨土塘”,史称雍正塘,“是我国海塘中一项独特的工程结构,曾有‘四十里金城’之称”。其外侧另筑土塘(俗称二护塘)。此时,海洋潮流的顶冲点已移至见龙桥外面。为了减弱潮流顶冲点的正面冲蚀力,独具匠心的设计者在见龙桥外面的二护塘向外另筑人字形的两条护塘,使之与二护塘构成三角形的护塘,史称“三角墩”,当地人俗称其“裤子裆”。道光十五年(1835)特大风潮,“裤子裆”以西的二护塘全部被冲毁,以东的却“固若金汤”,安然无恙。光绪十年(1884),“裤子裆”西侧的二护塘与石塘间筑横塘(俗称撑塘),使夹护塘内免遭大潮海水的侵入。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实力和生产力的发展,与海的博弈不断取得新的胜利。1968年12月26日起,出动民工5185人次,历史46天,用工共17万多工,投资

30万余元,在“裤子裆”至淤缺外沿吴淞基准零上3米线筑成新海塘。一天深夜,杭州湾“拜年潮”偷袭,刚垒筑的土塘被冲开缺口,许多党团员和基干民兵奋不顾身地跳进海浪中用躯体保护,战胜海浪,在泥泞的滩地上筑成了新海塘。这条完全靠人工挖泥挑土筑成的护塘被命名为六八塘,是漕泾人独立完成的,又冠名为漕泾塘。

1986年11月9日,漕泾滩涂上围海造地的战斗再次打响。从张家厍东至奉金交界处沿吴淞基准零上1米垒筑新海塘,距离六八塘400米至700米,全长4429米,塘高8米,底宽52米,顶宽8米,共围得土地2622.07亩。这条后来被称为八六塘的围筑很不顺利,开工不足一周,就遭遇“野潮”。11月14日,风大、浪大,刚垒筑成型的塘堤被毁近半。但人们没有气馁,潮退了继续干,在垒土的同时用塑料编织袋装土护坡。八六塘建成后,塘内建成东方对虾养殖基地。

1992年12月,九二塘筑成。九二塘东起张家厍,西至南厍老塔港桥,距雍正塘

600米至700米,全长2850米,外沿塘顶标高9.5米,防浪墙里填土标高8.5米,顶宽56米,底宽40米,围入土地1800亩。1996年,张家厍外再次围塘,东起八六塘,西至九二塘,建成九六塘。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纪之交前的那次气势恢宏的围海造地工程。1996年9月28日举行抛石工程开工典礼,沿吴淞基准零下1.5线抛石,形成塘基。在石塘基上固定长30米,宽20米的大型塑料编织袋,出动47条吹泥船,把从外侧深水处的泥沙吹进编织袋,吹进的同时掺入专门从江苏白茆港运来的长江沙,以加快编织袋内泥沙固结,筑成8.1公里长的挡潮大堤。期间,杭州湾的“拜年潮”在5-6级东南阵风的助威下,冲出了一道长达百米的口子,“汹涌澎湃的浪潮如脱缰的野马在堤内‘大游行’”,4天后,一场罕见的东南风挟巨浪再次把围堤的几个龙口砸得残缺不全,险象环生……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海浪,创造了我国围垦史上的新篇章,为上海化学工业城在海滩上的建设向大海争得一方宝贵的土地。

俞家阿婆

□ 姚梅

这次有缘又到了西护塘,那里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记得有楼下底阿婆,阮家阿婆,师父阿婆,团宝阿婆……,但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俞家阿婆。

六十年代初父母在漕泾中学和西护塘小学教书,每年的寒暑假是我们搬家的时间,班级变动,是搬家的理由,因为我们就住宿在学校里,听我妈说,我们大小搬过二十三个地方。大概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搬家住到了俞家阿婆的隔壁,这是我童年印象里比较深刻的记忆……

俞家阿婆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俞家伯伯是个木匠,每天要走6里路到漕泾镇手工业做生活,俞家阿婆冬天腰里“絮条播布蓝”,长得不是很好看,她说自己是“刻坏了的木人头”,她人很凶,邻里关系也不是很好。

俞家阿婆有儿子培金,培明,培根,两个女儿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叫七妹,妹小。大概她生了好几个孩子,要不为什么叫七妹,十弟呢。

大儿子培金个子很矮,有点口吃,跟着俞家伯伯做木匠。培明我没有见过,只有照片挂在墙上,长得很帅气,听说是在四川读大学。培根是小儿子,那时在松江二中读书,寒暑假时能见到他。七妹一直在队里干活,长得很结实。就是个铁姑娘的样子。妹小比我稍大一点儿,长得文静静很秀气。

记忆中的俞家阿婆永远在忙碌,地里活忙完就洗衣,烧饭,喂猪,手忙脚乱嘴里还在骂骂咧咧,最安静就是她摇纱的时候,随着纺车摇一圈退半圈的节奏,棉条变成了纱线,我可以坐在那里看上老半天,就盼俞家阿婆有事走开,我就去上学样摇纱,常常一段细一段粗,被俞家阿婆看见就要骂“家田鸡肚肠”,有时阿婆干活时间长了,我就带着摇出来的“田鸡肚肠”溜走了,不然浪费棉条她又要骂人了。

记得俞家伯伯得了重病,俞家阿婆就一人忙进忙出,好像谁也帮不上忙。后来俞伯伯走了,我也第一次真正见到这样的场面,门口挂了块白布,俞伯伯就躺在门板上,穿着白衣白裤,脸上盖了条毛巾,头旁点了盏小灯,小碗里有荷包蛋,俞家阿婆就坐在稻草上哭,嘴里碎碎念念地说着什么,来帮忙的人时不时要问阿婆什么事,转脸她就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放那里,什么事怎么安排,说的清清楚楚,说完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起来了……

文革开始后我父亲也是批斗对象,我们姐弟三人也抬不起头来,俞家阿婆却对我们特别关心,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总是要盛一点过来,让我的心里特别温暖……

后来我们随母亲又到其它小镇教书去了,只要去西护塘我们总会去看看俞家阿婆。我顶替母亲到漕泾中学工作和俞家阿婆的接触又多起来了,82年我结婚生了女儿,产假满了要上班,孩子还在哺乳期就带着,借住到俞家阿婆那里,那时她的孩子都各自成家,就大儿子在身边,其他都不在西护塘了,俞家阿婆一个人住,我就带女儿和她睡一个房间。现在想想前世要有多少缘份,这辈子才能和她睡一个屋。

再后来我调离漕泾去县城工作了,就很少再见到俞家阿婆,听说她很长寿,近九十才仙逝。

这次来西护塘又想起她老人家,恰巧那天是母亲节,纪念一下俞家阿婆。

廉风清韵

包拯“拒礼为开廉洁风”

□ 纪伟

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

包拯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历来持反对意见,几次上书皇帝,请求颁诏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

这一年正是包拯的60大寿,寿辰前几天,他就命儿子包贵及王朝、马汉等站在衙门口拒礼。可谁知,第一个送寿礼的就是当朝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官司礼太监。老太监到了门外,执意要见面包拯,要他接受受礼。这下可难住了包贵,万岁送来的礼不收,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可父亲命他又不敢违,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呈转父亲。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王朝把诗拿到内衙呈父亲展视。不一会儿,王朝带回原红纸交付老太监。只见原诗下边添了四句。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六官司礼太监看罢,半晌无语,只好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交差去了。



水乡小景

□ 陆学英

日本鬼子侵占上海控制吴淞口之后,浙江地区的商船都在柘林(今奉贤区)淤缺、张家厍海口进出,因乍浦、张家厍及小沿滩等是杭州湾一线出滩最近的几个地点,浙东新四军利用商人通过张家厍一带海口,将军用物资运往浙东新四军。

1942年底,日本鬼子在杭州湾“清乡”。从吴淞到杭州二百多公里的海岸线全部打上篱笆,建起了检闻所,封锁杭州湾。张家厍海口设检闻所,日本鬼子十几个,还有翻译和伪军清乡队,严禁商船往来。张家厍海口被日本鬼子和伪军烧掉的浙江绍兴,余姚来的商船有十几条。切断了浙东新四军海上交通线。

1943年初,为了恢复这条海上运输线,浙东新四军海防大队队长张大鹏多次派人与张金根(中共特别党员)联系,要张金根在这一带海口开设运输行,疏通海口,打开与浙东的海上交通,以解决浙东新四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并掩护一些同志进出,张金根在柘林开设“沪海运输公司”。

1944年初,因柘林的“沪海运输公司”引起日军南桥宪兵司令部的怀疑,被勒令停止营业。于是,张金根转移到张家厍开“宏泰运输行”。张金根利用关系突破了张家厍

海口的鬼子封锁线,恢复了浙江商业的往来,继续进行海上交通活动。1944年农历十一月。有一大批军火、西药、电线等物资运往浙东,这一类东西不能从检闻所公开出海,唯一的办法就是拆篱笆偷运。一天夜里张金根叫宏泰行搬运工王后生、沈才高、鲁阿海、应金华等五、六人,在张家厍南边的南厍海口处拆了篱笆将这些物资偷送出封锁

四史故事

海上交通线

线,再装上海船运往浙东。但被站岗的鬼子发现了,一个班的日军立即追捕。由于内外配合密切,物资得以安全出海,搬运工也未被追捕到,敌人未获得人证物证,但事情发生在宏泰行附近,引起了鬼子的怀疑,加上检闻所密探方秋官告密,说宏泰行有拆篱笆偷运物资的嫌疑。日寇逼宏泰行交出搬运工,并威胁说:“如果不交出拆篱笆的人,就要派警犬来认”。面对这一情况后张金根一面安排搬运工避风头,一面通过驻漕泾日军守备队翻译疏通关系,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1945年农历二月,浙东行政公署财政部门为了制止伪币在浙东流行,发行浙东抗币,打击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掠夺。通过关系在上海购到一台能生产抗币的印刷机,要张金根把机器从上海运至张家厍,再转移到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机器运至闵行,被密探发觉并告密。闵行日本鬼子宪兵队追查,当时机器已运到漕泾,鬼子追到漕泾将张金根逮捕关押,但没有查到证据且漕泾镇六十三家商店连环保释,就释放了张金根。1945年3月,宏泰行移迁到淤缺,主要业务在淤缺,但张家厍仍保留。1945年农历五月伪中央税警队五百余人,在张家厍拉船,到浙东庵东盐场“扫荡”。张金根派人将这一情报冒险渡海送至浙东新四军海防大队,新四军作好准备,待敌人在浙东一登陆就围歼。

抗战胜利后,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至苏北。1946年1月华中军区海防纵队政委吕炳奎指示张金根,一、以宏泰行名义在上海建立地下联络点,二是继续控制利用张家厍海口。1946年2月,张金根在上海建宏泰运输行,张家厍作为分行,继续开展苏北、上海的海上交通。